



金藏

目錄還原及研究

李富華 主編



中西書局



金藏



目錄還原及研究

主編：李富華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金藏：目錄還原及研究 / 李富華主編. — 上海：
中西書局，2012.2

ISBN 978-7-5475-0278-5

I. ① 金… II. ① 李… III. ① 大藏經—研究 IV.
① B9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68315 號

金藏：目錄還原及研究

主編：李富華

責任編輯 李 梅

封面設計 梁業禮

出版發行 上海文藝出版(集團)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號榮科大廈 17F(200023)

經 銷 各地 華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張 23

字 數 400 000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75-0278-5/B·012

定 價 98.00 元

作者簡介

李富華，1939年生。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世界宗教研究》主編。主編《敦煌大藏經》、《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中國佛典集成》。撰、著有《佛教經籍選編》、《佛教文化面面觀》、《佛教史話》、《中國民間宗教史》、《中國古代僧人生活》、白話《楞嚴經》、《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合著）；論文《略論禪宗的形成》、《宗密和他的禪學》、《惠能和他的佛學思想》等近二十篇。

內容簡介

1933年，趙城金藏在山西省趙城縣廣勝寺被發現，這是我國金代民間募資刻印的佛藏，也是現存我國歷史上最古老、最珍貴的大藏經版本。但在金藏發現之時，未見目錄卷，因此還原金藏目錄就成爲學者們十分關注的課題。

1934年10月，蔣唯心曾受支那內學院歐陽竟無老師的委派赴廣勝寺考察，并撰寫了名聞海內外的《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該文附有《廣勝寺大藏經簡目》。

1936年，日本學者小野玄妙著《北宋官版覆刻金版大藏經目錄》。

但這兩個目錄都據《高麗藏》目錄補缺，雖有一定的依據，但又可能產生差錯。此外都存在着與《開元錄·入藏錄》相比較在排序上十分隨意的問題。本書第一次彙集有關金藏研究的最新成果，編者以蔣唯心先生和小野玄妙先生的目錄作爲主要參照目，并依據《開元錄》和《指要錄》糾正它們的偏差，編寫出金藏的新還原目錄。該書的出版，將填補建國以來還沒有出版過與金藏相關的目錄及研究專著這一空白，對金藏的整理研究、版本還原以及大藏經的研究等意義重大。

目錄

《第一部分 目錄還原篇》

《金藏》目錄還原說明	3
一、《趙城金藏》的發現及收經內容的歷史記載	3
二、前輩學者關於《金藏》目錄的整理	6
三、《金藏》目錄還原的基本思路	8
《金藏》目錄(還原)	12
一、大乘入藏錄	12
二、小乘入藏錄	58
三、聖賢傳記錄	81
四、經傳三十帙	89
五、未入藏經二十七帙	106
六、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後入藏的經論著述	119

附一 大藏經綱目指要錄	惟 白	135
附二 廣勝寺大藏經簡目	蔣唯心	175
附三 北宋官版覆刻金版大藏經目錄	小野玄妙	190

《第二部分 研究篇》

金藏雕印始末考	蔣唯心	241
金刻藏經	呂 澂	255
《趙城金藏》和《弘法藏》	宿 白	258
《趙城金藏》與《中華大藏經》(節選)	童 瑋	270
《弘法藏》新考一得	許惠利	284
《趙城金藏》史跡考	扈石祥 扈新紅	290
《趙城金藏》研究	李富華	304
什麼叫“趙城藏”	方廣錫	324
《趙城金藏》的幾個問題	何 梅	326
北京智化寺元《延祐藏》本考	何 梅	333
《金藏》新資料考	李際寧	340
《趙城金藏》八百年滄桑記	李萬里	353

◀ 第一部分 目錄還原篇 ▶





《金藏》目錄還原說明

《趙城金藏》的發現是中國佛教文獻史也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國歷史上被埋沒了長達7個世紀的一部多達5 000餘卷的善本佛藏的發現，對它不容忽視的文物價值及學術價值無論如何評價都不為過。

《趙城金藏》用實物再現了我國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經《開寶藏》的原貌；在《開寶藏》已基本亡佚的情況下，它成爲我國歷史上最古老也是最珍貴的大藏經版本。《趙城金藏》收錄經籍多達6 980卷，這是我國宋元版大藏經中所僅見的。在它發現時，從中核對出46部249卷爲歷代大藏經不曾收錄的稀世孤本。這些典籍自發現之日起就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並在國際佛教研究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趙城金藏》是在抗日戰爭的硝煙中，由八路軍戰士在日僞軍的碉堡叢中奮勇搶救出來，並在之後的年代精心保護下來的，它是反映中國共產黨革命鬥爭史及宗教政策的珍貴文物。今天，《趙城金藏》已是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鎮館之寶之一。因此，保護、整理並充分發揮《趙城金藏》的歷史文獻及學術價值，已是國家圖書館及學術界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我們整理復原《金藏》目錄，正是爲完成這一歷史使命而開展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一、《趙城金藏》的發現及收經內容的歷史記載

《趙城金藏》是上世紀30年代在山西趙城縣廣勝寺發現的。1934年秋，南京支那內學院創辦人、著名佛學家歐陽竟無先生，委派弟子蔣唯心赴廣勝寺檢核經卷，經40餘日，得出的結果是：“藏經依千字文編帙，自天字至幾字，凡六百八十二帙，……今檢各帙完整者極少，有全帙俱缺者，綜計原藏應有七千卷，今才存四千九百五十七卷，蓋已殘十之三矣。經皆卷子裝，黃卷赤軸，長短大小略有參差，卷首附裝釋迦說法圖一幅”。^①就是說，現存金藏發現之時，依千字文編帙共682帙，收經總數應在

^① 蔣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

7 000 卷左右，但已殘缺十分之三，沒有發現有目錄卷。

《趙城金藏》印本的發現及蔣唯心先生的實際檢校，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趙城藏》收經的情況。1994年，國家圖書館李際寧研究員在整理保存於國家圖書館善本庫中已勘定為《磧砂藏》本的2 000餘冊經本時，在《大寶積經》卷29（火九）和卷105（文五）的經尾，發現了兩則關係《金藏》雕刻經過及收經內容的題記，一則較為詳細，一則稍顯簡略。據李際寧研究，此題記是永樂年間補刻《磧砂藏》經板時，主持者僧善恢據“趙灑碑”碑文撰寫的，是可信的。^①所謂“趙灑碑”，據《金史紀事本末》卷30記載：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進女法珍印經一藏進於朝，命聖安寺設壇為法珍受戒為比丘尼。二十三年，賜紫衣宏教大師。明昌四年立碑石，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灑記，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撰額。蓋此刹元時尚存，至明始廢。姑錄於此，以存金石之遺”。這一記載指出，當崔法珍在晉南解州天寧寺刻造金藏完成之後，曾於金大定十八年（1178）印經一藏進奉於金中央朝廷。朝廷為表彰她的功德，曾於聖安寺立碑以記載其事。這一碑文的撰寫人就是翰林修撰趙灑，這就是“趙灑碑”。但這一碑文因寺院的廢毀而沒有流傳下來，後世的金石類著作中也不見有此碑文的著錄。這次在明永樂朝補刻《磧砂藏》的《大寶積經》中發現的題記，可以說是“趙灑碑”的內容重見天日，無疑對《金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李際寧認為，新發現的兩則題記中記述較為詳細的那則題記的“第一部分是‘趙灑碑’原文”。我們以為其分析是有道理的。這則題記的全文已公之於世，現就其相關要點轉述如下：

1. 《金藏》刻造的發起人是潞州長子縣崔進之女崔法珍，年十三斷臂發誓雕造藏經，“垂三十年，方克有成”。
2. 《金藏》經板總數為168 113塊，收錄經籍6 980卷。
3. 《金藏》雕成後，崔法珍印經一藏於大定十八年進於朝廷，奉敕安置於大聖安寺；經板於大定二十一年（1181）運至京城，安置於大昊天寺。
4. 詳述刊經本末者是法珍的“門人慧仁等”；而撰寫碑文者是“東平趙灑”。

其他不論，就題記所述金藏的收經數量是6 980卷，這與《趙城藏》發現時，蔣唯心先生據實物資料推斷“原藏應有七千卷”的結論是完全一致的。這裏要指出的是，“趙灑碑”也沒有提到目錄的問題。

北宋末年的崇寧年間（1103—1104），東京（開封）法雲禪寺住持惟白在婺州金

^① 見李際寧著《金藏新資料考》，載《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7—33頁。



華山智者禪寺“閱大藏經”，並“撮其要義”編著了一部提要著作《大藏經綱目指要錄》^①（略稱《指要錄》）。惟白“閱大藏經”的時間、惟白的自述、《指要錄》的內容分析等諸多事實都證明：惟白在金華山智者禪寺所閱大藏經只能是“官印版”《開寶藏》；《指要錄》就是惟白閱讀《開寶藏》的一部提要著作。

現在，《開寶藏》已基本亡佚。但早在蔣唯心檢校《趙城藏》並在之後發表《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時，就明確指出：“崔氏刻藏最爲一目了然的特色，即在覆刻北宋官版大藏經”。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趙城藏》的研究，又一再證明蔣唯心先生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因此，《指要錄》所揭示的《開寶藏》的內容也就是《趙城金藏》的內容。惟白在提要所閱大藏的最後有一個概略的總結，其云：

“若通前計大小乘經律論，總五千四十餘卷，四百八十帙，以開元釋教錄爲準，則今撮略品目所集也。其餘隨藏添賜經傳三十帙，未入藏經二十七帙，天下寺院藏中或有或無，印經官印版却足，故未錄略在，知者可鑒耳”。^②

這一總結明確指出了惟白所閱大藏經並爲之提要者共“五千四十餘卷，四百八十帙，以《開元釋教錄》爲準”。很顯然，《指要錄》的內容也就是《開寶藏》初刻本的內容，即以《開元錄·入藏錄》爲目錄依據所刻的大藏經。也就是說，《指要錄》因爲是《開寶藏》的實錄，我們就可以依據《指要錄》提供的資料，結合實物還原《開寶藏》初刻本，也就是《趙城藏》第一部分內容的目錄，即“天”帙至“英”帙480帙的目錄。這是一方面。還有一個方面，是惟白在這一結語中又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線索，那就是官版《開寶藏》還包括兩部分內容，即“經傳三十帙”和“未入藏經二十七帙”。這兩部分內容惟白沒有作提要，但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天下寺院藏中或有或無，印經官印版卻足”。也就是說，在惟白閱《開寶藏》時，作爲官印版大藏經《開寶藏》還包含上述兩部分內容。什麼是“經傳三十帙”和“未入藏經二十七帙”？惟白沒有解釋，但我們從實際發現的《趙城金藏》本中得到了確切的答案。所謂“經傳三十帙”，也就是《趙城金藏》本中緊接“英”帙之後的“杜”帙至“叢”帙的內容，恰恰是30帙，就內容說它們全部是北宋太宗至真宗年間的新譯經；所謂“未入藏經二十七帙”，是指接續“叢”帙的現存《趙城金藏》起自“振”帙、結束於“奄”帙的內容，共27帙，它們的內容是《開元錄》未及入藏的唐及之前的譯經及部分中國著述。《指要錄》的這一記載，爲我們指出了《開寶藏》初刻本之後增補

① 見載《法寶總目錄》第二卷571—772頁。

② 《指要錄》卷八。

的第一部分內容，而現存《趙城金藏》本的實際收經內容又恰恰證明了惟白的描述是真實可信的。這一切表明，《指要錄》是我們復原《金藏》目錄可靠的依據之一。

二、前輩學者關於《金藏》目錄的整理

如上所述，在《趙城金藏》的發現史上不曾有目錄卷的發現。所以還原《金藏》目錄就成為前輩學者們十分關注的課題。早在1934年12月，蔣唯心先生發表《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時，該文就附有《廣勝寺大藏經簡目》。這是以現存《金藏》印本為基礎，並參照《高麗藏》目錄及《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略稱《至元錄》）而編撰的第一部《金藏》目錄，也為之後《金藏》目錄的編撰奠定了基礎。然而，蔣先生之“簡目”，確實是一部“但列經名，不注譯者；又一帙中有數經者，皆略稱某經等幾部幾卷”的簡目，如“字”帙“三戒經等四部十一卷”、“伏”帙“漸備經等九部十三卷”等。也就是說，這部目錄並沒有完整地列出全部經籍的名稱。

之後不久的1936年，日本學者小野玄妙先生著《佛教經典總論》一書。這是一部關於佛教經典翻譯及大藏經研究的鴻篇巨制，其中有作者編撰的繼蔣先生“簡目”之後的第二部金藏目錄。據小野先生自述，其目錄之編撰是“蔣唯心氏之《廣勝寺大藏經簡目》與麗藏目錄互相對照，而試作金版大藏經之目錄”。小野先生的目錄可以說是蔣唯心先生“簡目”的細化，從而展示了目錄的全貌。^①

以上這兩份目錄的基本根據是現存《趙城金藏》的印本實物，是依據實物所標的千字文順次進行排列編次，因此，其大框架是不會有錯的，一些10卷本及以上的大經排序也是準確的。然而，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却是無法回避的。一是《金藏》全藏為6980卷，發現時僅存4957卷，有2000卷左右缺失。一部分多卷本經籍的缺卷不是問題，不會影響目錄的編排，比如600卷本的《大般若經》現存359卷；但如某帙全缺或某帙中有多部經只存其中的一部或幾部，那麼其餘幾部經是什麼，就要找到根據進行補缺。這裏就有可能產生錯誤，比如“裳”帙“慧上問經等八部十一卷，存二部四卷”，除存世者，另外的6部經是什麼？依據什麼去補？補得是否準確？這都是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同一帙中有多部經，甚至十幾部、幾十部短經等，因為沒有確定的標示，只是指出這一帙中有多少部經，比如“伏”帙“漸備經等九部十三卷”、“敢”帙“寶篋經等二十二部二十三卷”等。正因為缺了標示，就使得後世恢復的

^① 此目錄見《佛教經典總論》674—692頁，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版。



《金藏》目錄在同一帙中諸經的排列順序難以確定而各成一家。這樣的問題不僅出現在小野先生的目錄中，也同樣出現在《指要錄》中，以及以《金藏》為底本的新版《中華藏》中。實際上它們的共同祖本是《開元錄·入藏錄》。這裏，我們以“伏”帙“漸備經等九部”為例，將幾種目錄的排序作一個對比。

“伏”帙九經各目的順序：

《開元錄·入藏錄》	小野目錄	《指要錄》	《中華藏》
① 大方廣普賢所說經	③	⑦	⑥
② 莊嚴菩提心經	⑦	⑥	③
③ 大方廣菩薩十地經	⑧	⑧	⑨
④ 佛說兜沙經	②	⑨	⑤
⑤ 菩薩本業經	⑥	④	⑧
⑥ 諸菩薩求佛本業經	⑤	⑤	⑦
⑦ 菩薩十住行道品	④	③	②
⑧ 菩薩十住經	⑨	②	④
⑨ 漸備一切智德經	①	①	①

從上述的對比中不難看到，“伏”帙諸目收經均為9部共13卷，內容全同，但其排序則大相徑庭。到底哪種排序是《金藏》的原貌，很難判斷。也許這個排序問題並非十分重要，所以自蔣唯心始就沒有引起注意，一直以來也沒有人提出異議。在1982年以《趙城金藏》為底本重編《中華大藏經》時，對同帙中諸經的排序也就基本上自成一家的。

實際上，在《開元錄》中智昇對眾經的排序是頗費心力的，這也是《開元錄·入藏錄》的重要成果之一。就以“伏”帙為例，他所以以《大方廣普賢所說經》居前，後接《莊嚴菩提心經》和《大方廣菩薩十地經》，是因為它們與前帙的《印力入印法門經》等經“並與華嚴分相似”的關係；接下來諸經多為同經異譯，每一組以譯經時間較早者排在前面。對此，作者在“有譯有本錄”中均有說明。從這個角度說，恢復《開元錄·入藏錄》的排序，可能是還原《金藏》目錄第一部分的基本方法，因為它是《開寶藏》初刻本刻造的依據；同時，這樣做的結果可能更接近目錄的原貌，使得之前所撰目錄的不同排序歸於統一。

誠然，《開元錄·入藏錄》和《開寶藏》的初刻本並不能直接劃等號。事實說明，《開寶藏》初刻本所依據的寫本大藏經已對《開元錄·入藏錄》作了不少的改動，特別是分卷的不同和個別經典的分合。比如《大集經》，《開元錄·入藏錄》是30卷，

另外單錄《日藏經》和《月藏經》，而《開寶藏》也就是《趙城金藏》是60卷，將《日藏經》和《月藏經》合入《大集經》中，3經變為1經。又如《趙城金藏》本的“過去”、“未來”、“現在”3種《千佛名經》，在《開元錄·入藏錄》中只有1種，稱《三劫三千佛名經》，1經又變為3經。至於分卷之不同就更為明顯，從般若部的《放光般若經》、《摩訶般若經》到晉譯《華嚴經》等都存在這類問題。因此，完全依據《開元錄·入藏錄》還原《金藏》目錄又會產生另一方面的錯誤。這裏《指要錄》又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因為它是作者閱讀《開寶藏》的實錄，雖然在排序上不一定準確，但在收經內容及分卷方面則具有相當的權威性。

除上述蔣唯心、小野玄妙及《中華藏》幾種目錄外，20世紀90年代初，童瑋先生還出版了《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①一書。這部書最重要的內容就是還原了一部《開寶藏》的目錄。按理說，這部目錄最晚出，也應該是最接近《趙城金藏》原貌的一部目錄，因為《趙城金藏》就是《開寶藏》的覆刻藏。然而，童瑋先生還原的這份目錄沒有參照現存《金藏》收經的實際情況，似乎把《開寶藏》視為與《趙城金藏》沒有關係的一部大藏經；也沒有參考《指要錄》的相關論述。童先生斷言：於北宋天聖五年（1027）成書的《天聖釋教總錄》“即是整部《開寶藏》入藏錄”。由此認為《開寶藏》由四部分組成：（1）“蜀刻本《開元釋教錄》所收經籍”；（2）“開元舊錄未編及貞元入藏”；（3）“《大中祥符法寶錄》北宋新譯經律論和其他著述”；（4）“補遺部分”，“總計1 529部6 604卷639帙（天一洞）”。這樣，童先生的這份還原目錄就基本上是一部離《開寶藏》原貌相去太遠的目錄，很難作為我們編撰《金藏》目錄的參照。

三、《金藏》目錄還原的基本思路

我們編寫的這份《金藏》還原目錄，其宗旨是儘可能恢復和接近《趙城金藏》的原貌。因此該目錄將以蔣唯心先生和小野玄妙先生的目錄作為主要的參照目錄，這是因為他們的基礎是現存金藏印本的實物。這些實物雖然殘缺嚴重，但其保留下來的千字文帙號却為目錄提供了準確的框架結構。同時，我們還可以依據《開元錄》和《指要錄》糾正它們的偏差。

如上文所述，蔣氏和小野先生的目錄亦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是兩個方面：第

^① 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一是它們補缺的主要參照目錄是再雕《高麗藏》。研究表明,《高麗藏》的主體部分雖是《開寶藏》的覆刻藏,但《高麗藏》的再雕藏,也就是現存的《高麗藏》本在雕印前經過高麗僧守其等人的校訂,作了多處修正和增補,而《趙城金藏》則是嚴格意義的《開寶藏》的覆刻藏,兩者之間已經存在差別。據《高麗藏》目錄補缺有一定的依據,但有可能產生差錯。第二就是同一帙中有多部經的排序問題。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蔣氏目錄、小野先生的目錄以及《高麗藏》目錄,與《開元錄·入藏錄》相比較,都存在同一帙中排序十分隨意的問題。對此,我們在上文中已舉例作了說明。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我們追根溯源,在排序上儘可能依據《開元錄·入藏錄》進行調整,因為《開寶藏》的初雕本就是依據《開元錄·入藏錄》雕刻的“開元錄藏”。在收經的內容方面則參照《指要錄》,因為《指要錄》是作者惟白閱讀《開寶藏》后撰寫的提要性著作,它最真實地反映了《開寶藏》初刻本的原貌。然而,《指要錄》的內容並不完全如作者所說:“今於四百八十函則函函標其部號,五千餘卷則卷卷分其品目”。在有些函(帙)中,他只列出了部分經名,如“才”函,他注明“九經”,實際上只列了7部經的經名;“良”函注明“十七經”,但只列出了12部經的經名;又有只錄經名不標卷數,或有數經歸為一條說明等。儘管《指要錄》有如上那些省略或簡化的問題,但它畢竟是《開寶藏》初刻本的實錄,我們通過對照,再參考《開元錄》和實物,一定會得出比較正確的答案。

關於《趙城金藏》居於“開元錄藏”之後的內容,現存《趙城金藏》保存了其絕大部分經籍的名稱和千字文帙號,它們的排序蔣唯心先生和小野玄妙先生已作了基本準確的復原。但其中有6帙因全缺又找不到足夠的依據,故蔣唯心先生注云:“全缺,未詳何籍”。這6帙即第600帙中的“譽”帙和第640帙中的“曠、遠、綿、邈、岩”五帙,總計約60卷左右。這6帙的內容是什麼,如何補缺?蔣先生在目錄的前言中提到了《至元錄》。我們也核對了《至元錄》。《至元錄》的最後部分稱“弘法入藏錄所記東土聖賢集”,共78部。其中的絕大部分見於現存《趙城金藏》,但仍有相當數量的經籍現存《趙城金藏》卻不見載錄。這些典籍是:

- | | |
|---------------------|------------------|
| ① 唐慧琳撰《一切經音義》 | 100卷 10帙 |
| ② 遼希麟撰《續一切經音義》 | 10卷 1帙 |
| ③ 唐彥棕集《法琳別傳》 | 3卷 1帙(與《續開元錄》同帙) |
| ④ 遼行琳集《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 | 30卷 3帙 |
| ⑤ 遼思孝集《一切佛菩薩名集》 | 22卷 2帙 |
| ⑥ 遼非濁集《新編隨順往生集》 | 20卷 2帙 |



- | | | |
|--------------------|-----|----|
| ⑦ 禦製《大方廣佛華嚴經隨品贊》 | 10卷 | 1帙 |
| ⑧ 鳩摩羅什及僧肇等撰《註維摩詰經》 | 10卷 | 1帙 |
| ⑨ 《註遺教經》 | 1卷 | |
| ⑩ 《註三寶贊》 | 1卷 | |
| ⑪ 《註四十二章經》 | 1卷 | |
| ⑫ 《註仁壽慈聖發願文》 | 3卷 | |
| ⑬ 《普勸僧俗發菩提心文》 | 1卷 | |
| 上五集七卷同帙 | | |
| ⑭ 《慈悲道場懺法》 | 10卷 | 1帙 |
| ⑮ 《寶藏疏》 | 3卷 | |
| ⑯ 《演玄集》 | 6卷 | |

上二集九卷同帙

以上總計 16 部 24 帙 231 卷。

分析上述情況，以我們的判斷，所謂的《弘法入藏錄》並不是保存於弘法寺中的金版大藏經的目錄，也不是整部大藏經的目錄。依據《至元錄》編排的描述，《至元錄》收錄經籍的順序是：

“開元錄所記”

“貞元錄所記”

“祥符錄所記”

“景祐錄所記”

“弘法入藏錄及拾遺編入”。^①

這最後的第五部分，在《至元錄》中有兩種表述方法，一是“新編入藏”或“拾遺編入”，如《聲聞調伏藏》中的 7 部義淨譯律典，即《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20 卷、《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等 7 部 50 卷；還包括大乘論部中的《大乘集菩薩學論》25 卷、《菩薩本生鬘論》16 卷、《大宗地玄文本論》8 卷、《釋摩訶衍論》10 卷等。另一部分的表述就是“弘法入藏錄所記東土聖賢集”。綜合上述情況，所謂的“弘法入藏錄”也就是元朝初年收藏於弘法寺的各版大藏經中一些特有經籍匯編而成的一部入藏目錄，也就是新編入《至元錄》的入藏目錄的一部分，其中包括《金藏》的部分內容。但如上述，義淨翻譯的 7 部律典、論部的《大宗地玄文本論》、《釋

① 見《至元錄》卷 1，《法寶總目錄》第 2 卷 181 頁。

摩訶衍論》以及“東土聖賢集”中眾多的遼代僧人的著作等可以判斷它們並不是《金藏》的內容；而已知《金藏》收錄的《禦制秘藏詮》等宋太宗的6部70餘卷著作又完全不見於《弘法入藏錄》。由此可見，所謂的《弘法入藏錄》與《金藏》不是一回事，也絕不是《金藏》的增補目錄，故依據《弘法入藏錄》補《金藏》的缺失不僅證據不足，還會導致錯誤。所以我們不去猜測，仍保留蔣唯心先生目錄的提法，即“全缺，未詳何籍”。

現目錄中，凡於小野玄妙先生目錄的不同之處，除排序已經依據《開元錄》作了調整，不再說明外，我們都將以按語的形式加以說明，並申述理由。

